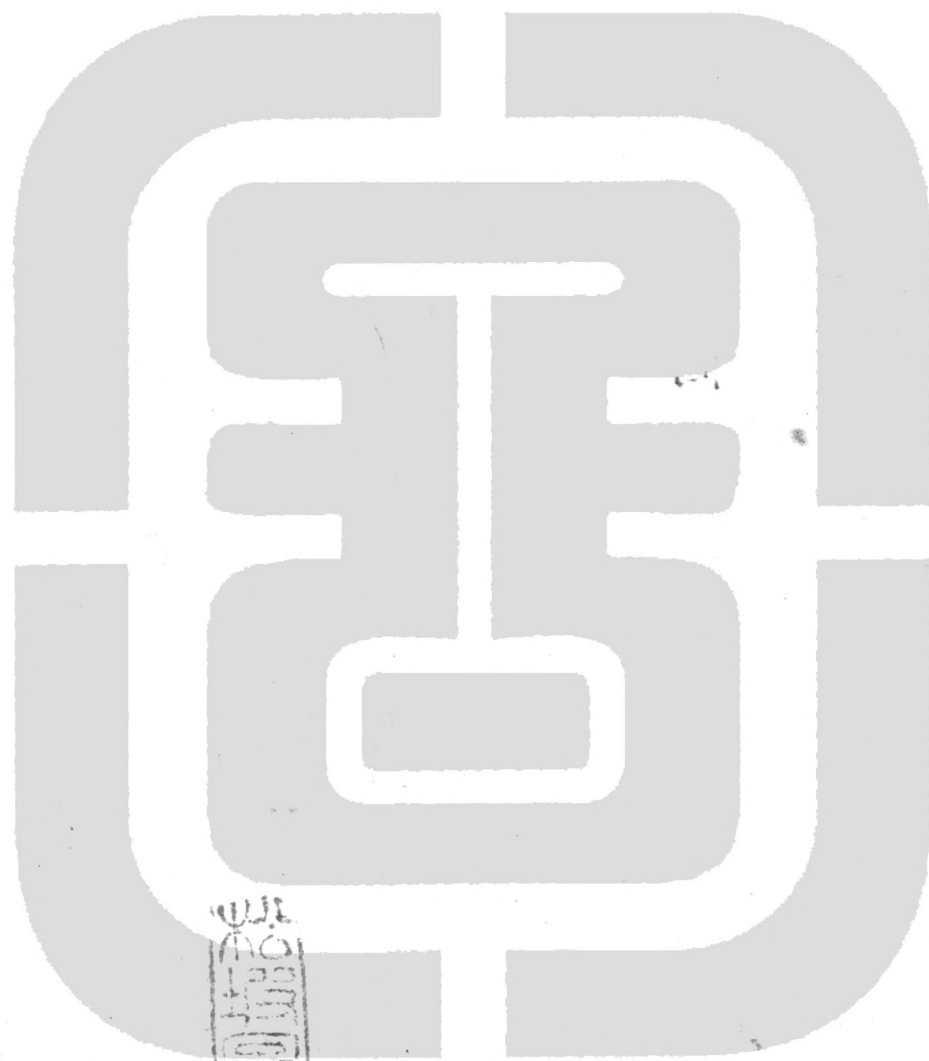


出三藏記

卷十五

四百五
筵五

5112/1



出三藏記集傳下卷第十五

釋僧祐錄



筵

法祖法師傳第一

道安法師傳第二

慧遠法師傳第三

道生法師傳第四

佛念法師傳第五

法顯法師傳第六

智嚴法師傳第七

寶雲法師傳第八

智猛法師傳第九

法勇法師傳第十



法祖法師傳第一

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也父威達以儒雅知名州府辟命皆不行祖少發道心啓父出家辭理切至其父不能奪遂改服從道祖才思俊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籍多所該覽乃於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爲業白黑宗稟受幾出千人晉惠之末太宰河間王顥鎮關中虚心敬重待以師友之禮每至閑辰靜夜輒談講道德于時西府初建俊乂甚盛能言之士咸服其遠致祖見群雄交爭干戈方始志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南陽張光世孺爲涼州刺

史鎮隴上祖與之俱行光以祖名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俗爲己僚佐祖固志不移由是結憾先是涼州人管蕃與祖論議屢爲祖所屈蕃深銜耻恨妄加讒構祖行至汧縣忽語諸道人及弟子曰我數日對當至便辭別作素書分布經像及資財都訖明晨詣光共語忽忤光意光使收之衆咸恠謂常不尒法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日事也乃呼十方佛法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以後與張光爲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光遂害之五十畝然命終光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初祖道化德聲被於數州崦岫之西奉之

若神戎晉嗟慟行路流涕隴上羌胡率精騎
五千將欲迎祖西歸中路聞其遇害悲恨不
及衆咸憤激欲復祖之讎光遣軍始上隴羌
胡率輕騎逆戰生擒光斬之旣雪怨耻稱善
而還諸豪師遂分祖屍骸各立寺廟而禮事
焉晉太厚孫興公著道賢論以于帛七僧方
竹林七賢以祖比嵇叔夜其見稱如此初祖
譯出惟逮菩薩經一部又注首楞嚴經猶傳
於世其所出諸經遭值亂離故名錄空存

道安法師傳第二

釋道安本姓衛常山扶柳人也年十二出家
神性聰敏而形貌至陋不爲師之所重駢使

田舍至于三年執勤就勞曾無怨色篤性精進齋戒無闕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辯意經一卷可五千餘言安賈經入田因息尋覽暮歸以經還師復求餘經師曰昨經不讀今復求耶對曰即已聞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可減萬言賈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敬而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方至鄴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歎與語終日衆見其形望不稱咸共輕恠澄曰此人遠識非尔儔也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叙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

經典鈎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
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
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旣叙
文理會通經義剋明自安始也又自漢暨晉
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記後人追尋
莫測年代安乃摠集名目表其時人銓品新
舊撰爲經錄衆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
競往師之受業弟子法汰慧遠等五百餘人
及石氏之亂乃謂其衆曰今天災旱蝗寇賊
縱橫聚則不立散則不可遂率衆入王屋女
机山頃之復渡河依陸渾山栖木食修學俄
而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行至新野復

議曰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咸曰隨法師教乃令法汰詣楊州曰彼多君子好尚風流法和入蜀山水可以修閑安與弟子慧遠等五百餘人渡河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雙馬枹枹間懸一馬籠可容一斛安便呼林伯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爲林籠容百升也遂住襄陽習鑿齒聞而詣之既坐而稱曰四海習鑿齒安曰弥天釋道安時人咸以爲名谷鑿齒嘗餉安梨數十枚正值講坐便手自剖分梨盡人遍

無參差者高平郗超遣使送米千石修書累
紙深致慇懃安答書曰損米弥覺有待之爲
煩鑿齒與謝安書曰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
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伎
術可以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
群小之參差而師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
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多所
博涉內外群書略皆遍觀陰陽筭數亦皆能
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乃似法蘭法祖輦
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
恨不使足下見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見足下
其爲時賢所重如此安在樊沔十五載每歲

常再遍講放光經未嘗廢闕桓冲要出江陵
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符堅素聞其聲每云
襄陽有釋道安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
後堅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於堅堅謂僕射
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
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
至住長安城內五重寺僧衆數千人大弘法
化初魏晉沙門依師爲姓故姓各不同安以
爲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
一阿鎰經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爲
沙門皆稱釋種旣懸與經符遂爲後式焉安
外涉群書善爲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爲詩

賦者皆依附致譽與學士楊弘仲論詩風雅
皆有理致初堅承石氏之亂至是民戶殷富
四方略定唯有東南一隅未能抗服堅每與
侍臣談話未嘗不欲平一江左欲以晉帝爲
僕射謝安爲侍中堅弟平陽公融及朝臣石
越原紹並切諫終不能迴衆以安爲堅所敬
信乃共請曰主上將有事東南公何能不爲
蒼生致一言耶會堅出東苑命安昇輿同載
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
安毀形寧可參廁乘輿堅慄然作色曰安公
道德可尊朕將舉天下而不易雖輿輦之榮
乃是爲其臭腐耳即勅翼扶之而登輿俄而

願謂安公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
巡狩陟會稽而觀滄海不亦樂乎安對曰檀
越應天御世有八州之富居中土而制四海
宜棲神無爲與堯舜比隆今欲以百萬之衆
求厥田下之土且東南地卑氣厲昔舜禹
遊而不反秦皇適而弗歸以貧道觀之非愚
心所同也平陽公懿戚石越重臣並謂不可
猶尚見拒貧道輕淺言必不允旣荷厚遇敢
不盡誠耳堅曰非爲地不廣民不足治也將
簡天心明大運所在耳順時巡狩亦著前典
若如來言則帝王無省方之文乎安曰若鑿
駕必動可暫幸洛陽抗威畜銳傳檄江南如

其不服伐之未晚堅不從遂遣平陽公融等
精銳二十五萬爲前鋒堅躬率步騎六十萬
到頃晉遣征虜將軍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距
之堅軍大潰晉軍還逐北三十餘里死者相
枕融馬倒殞首堅單騎而遁如所諫焉堅尋
爲慕容沖所圍時安同在長安城內以僞建
元二十一年二月八日齋畢無疾而卒塋五
級寺中未終之前隱士王嘉往候安安曰世
事如此行將及人相與去乎嘉曰誠如所言
師並行前吾有小債未了不得俱去及姚萇
之得長安也嘉故在城內萇與符登相持甚
久萇患之問嘉曰吾得天下不荅曰略得萇

怒曰得當言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嘉所謂負
債者也萇死其子略方得殺堅稱帝所謂略
得者也嘉自子年隴西人形貌鄙陋似若不
足滑稽好語笑然不食五穀清虛服氣咸宗
而事之往問善惡嘉隨而應荅語則可笑狀
如調戲辭似讖記不可領解事過皆驗及嘉
之死其日有人於隴上見之法師之潛契神
人皆此類也初安聞羅什在西域思共講析
微言安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其風謂是東方
聖人恒遙而禮之初安生便左臂上有一皮
廣寸許著臂如釧捋可得上下唯不得出手
而已時人謂之印手菩薩安終後二十餘年

而什方至什恨不相見甚悲悵焉初安篤志
經典務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跋澄曇
摩難提及僧伽提婆等譯出衆經百餘萬言
常與沙門法和銓定音字詳覈文旨新出衆
經於是獲正孫興公爲名德沙門論曰云釋
道安博物多通才經名理其見述於世如此
釋法和冀州人凝靜有操行少與安公同師
受學善能標明論綱解悟疑滯安公所得群
經常共校之後遊洛陽又請提婆重出廣說
等經居陽平寺年八十餘爲僞晉公姚緒所
請集僧齋講勅其弟子曰俗網煩惱苦累非
一無常其樂乃正衣服繞塔禮拜還詣座所

以衣蒙首忽然而卒時人謂之知命

慧遠法師傳第三

釋慧遠本姓賈鴈門樓煩人也弱而好書珪璋秀發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爲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老莊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才彥莫不服其深致焉年二十一欲渡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嘉遁值王路屯阻有志不果乃於關左遇見安公一面盡敬以爲真吾師也遂投簪落飭委質受業旣入乎道厲然不群常欲摠攝綱維以大法爲已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遠藉

慧解於前因資勝心於曠劫故能神明英越
機鑿遐深無生實相之玄般若中道之妙即
色空慧之秘緣門寂觀之要無微不析無幽
不暢志共理冥言與道合安公常歎曰使道
流東國其在遠乎後隨安公南遊樊沔晉太
元之初襄陽失守安公入關遠乃遷于尋陽
葺宇廬岳江州刺史桓伊爲造殿房此山儀
形九派峻聳天絕棲集隱淪吐納靈異遠創
造精舍洞盡山美却負香鑪之峯傍帶瀑布
之壑仍石疊基即松栽構清泉環階白雲滿
室復於寺內別置禪林森樹煙凝石筵苔合
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氣肅焉遠聞北天竺有

佛影欣感交懷乃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
盡工淡采圖寫色凝積空望似輕霧暉相炳
燬若隱而顯遂傳寫京都莫不嗟歎於是率
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旣而
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並不期而至
望風遙集彭城劉遺民鴈門周續之新蔡畢
穎之南陽宗炳並棄世遺榮依遠遊止遠乃
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其
文曰惟歲在攝提秋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
乙未法師釋慧遠貞感幽冥霜懷特發乃延
命同志息心清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於
廬山之陰般若臺精舍阿彌陀像前率以香

華敬薦而誓焉惟斯一會之衆夫緣化之理
既明則三世之傳顯矣遷感之數既符則善
惡之報必矣推交臂之潛淪悟無常之期切
審三報之相推知嶮趣之難拔此其同志諸
賢所以夕惕宵勤仰思攸濟者也蓋神者可
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則幽路
咫尺苟求之無主則眇茫河津今幸以不謀
而僉心西境叩篇開信亮情天發乃機象通
於寢夢欣歡百於子來於是靈圖表輝景侔
神造功由理諧事非人運茲實天啓其誠冥
數來萃者矣可不剋心重精疊思以凝其慮
哉然其景績參差功福不一雖晨祈云同夕

歸悠隔卽我師友之眷良可悲矣是以慨焉
肯命整襟法堂等施一心亭懷幽極誓茲同
人俱遊絕域其有驚出絕倫首登神界則無
獨善於靈嶠忘兼全於幽谷先進之與後昇
勉思彙征之道然後妙覲天儀啓心貞照識
以悟新形由化革藉芙蓉於中流蔭瓊柯以
詠言飄雲衣於八極汎香風以窮年體忘安
而弥穆心超樂以自怡臨三塗而緬謝傲天
宮而長辭紹衆靈以繼軌拍太息以爲期究
茲道也豈不弘哉司徒王謐護軍王默等並
欽慕風德遙致師敬謐修書曰年始四十七
而衰同耳順荅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

觀其所存似不在長年擅越既履順而遊性
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復何羨於遐齡耶
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訓來訊耳初經流江
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律藏殘闕遠大存教
本憤慨道缺乃命弟子法淨等遠尋衆經踰
越沙雪曠載方還皆獲胡本得以傳譯每逢
西域一賓輒懇惻諮訪屢遣使入關迎請禪
師解其擯事傳出禪經又請罽賓沙門僧伽
提婆出數經所以禪法經戒皆出廬山幾且
百卷初關中譯出十誦所餘一分未竟而弗
若多羅亡遠常慨其未備及罽曇摩流支入
秦乃遣書祈請令於關中更出餘分故十誦

一部具足無闕晉地獲本相傳至今葱外妙
典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土者皆遠之力也
外國衆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至燒香
禮拜輒東向致敬其神理之跡固未可測也
常以支竺舊義未窮妙實乃著法性論理奧
文誼羅什見而歎曰邊國人未見經便闇與
理合豈不妙哉遠翹勤弘道懍厲爲法每致
書羅什訪覈經要什亦高其勝心萬里響契
姚略欽想風名歎其才思致書慇勤信餉歲
通贈以龜茲國細鏤雜變石像以申欵心又
今姚嵩獻其珠像釋論初出興送論并遣書
曰大智度論新訖此旣龍樹所作又是方等旨

歸宜爲一序以宣作者之意然此諸道士咸相推謝無敢動手法師可爲作序以貽後之學者遠荅云欲令作大智論序以申作者之意貧道聞懷大非小渚所容汲深非短綆所測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體羸多病觸事有廢不復屬意已來其日亦久緣來告之重輒粗綴所懷至於研究之美當復寄諸明德其名高遠固如此遠常謂大智論文句繁積初學難尋乃刪煩剪亂令質文有體撰爲二十卷序致淵雅以貽學者後桓玄以震主之威苦相延致乃貽書聘說勸令登仕遠荅辭堅正確乎不拔志踰丹石終莫能屈俄而玄欲

沙汰衆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申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竒大化其有違於此皆悉罷遣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初成帝時庾冰輔政以爲沙門宜敬王者尚書令何充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冰旨爲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及玄在姑孰欲令盡敬乃書與遠具述其意遠懼大法將墜報書懇切以爲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又著沙門不敬王者論辭理精峻玄意感悟遂不果行其荷持法任皆此類也臨川太守謝靈運負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見肅然心服自卜居廬阜三十餘載

影不出山跡不入俗故送客遊履常以虎溪
爲界焉義熙末卒于廬山精舍春秋八十有
三遺命露骸松下同之草木旣而弟子收葬
謝靈運造碑基側銘其遺德焉初遠善屬文
章辭氣清越席上談論精義簡要加以儀容
端雅風彩灑落故圖像于寺遐迩式瞻所著
論序銘讚詩書集爲十卷五十餘篇並見重
於世

道生法師傳第四

竺道生彭城人也家世仕子父爲廣戚令鄉
里稱爲善人生幼而穎慧聰悟若神其父知
非凡器愛而異之于時法汰道人德業弘懿

乃攜以歸依遂改服受學既踐法門俊思卓
拔披讀經文一覽能誦研味句義即自解說
是以年在志學便登講座探蹟索隱思徹淵
泉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世名
士皆慮挫辭窮莫能抗敵雖楊童子之孫言
文曾連之屈田巴無以過也年至具戒器鑿
日躋講演之聲遍於區夏王公貴勝並聞風
造席庶幾之士皆千里命駕生風雅從容善
於接誘其性烈而溫其氣清而穆故豫在言
對莫不披心焉初住龍光寺下帷專業隆安
中移入廬山精舍幽棲七年以求其志常以
爲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鑽仰群經斟酌雜

論萬里隨法不憚嶮遠遂與始興慧叡東安
慧嚴道場慧觀同往長安從羅什受學關中
僧衆咸稱其秀悟義熙五年還都同停京師
遊學積年備摠經論妙貫龍樹大乘之源兼
綜提婆小道之要博以異聞約以一致乃喟
然而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寄
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
滯文鮮見圖義若忘筌取魚則可與言道矣
於是校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
頓悟義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
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乎起又六卷泥洹先
至京都生剖析佛性洞入幽微乃說阿闍提

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涅槃經未至此土孤明
先發獨見迥衆於是舊學僧黨以爲背經邪
說譏忿滋甚遂顯於大衆擯而遣之生於四
衆之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
於現身即表厲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
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逝星行命
舟以元嘉七年投跡廬岳銷影巖阿怡然自
得山中僧衆咸共敬服俄而大涅槃經至于
京都果稱闡提皆有佛性與前所說若合符
契生旣獲斯經尋即建講以宋元嘉十一年
冬十月庚子於廬山精舍昇于法座神色開
明德音駿發論議數愔窮理盡妙觀聽之衆

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
正容隱机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
駭遠近悲涼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
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塋于廬山之
阜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
曰生叡發天真嚴觀窪流得慧義彭亨進履
淵于嘿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目固已秀
出群士矣初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塞
律胡本未及譯出而亡生以宋景平元年十
一月於龍光寺請罽賓律師佛大什執胡文
于闐沙門智勝為譯此律照明蓋生之功也
關中沙門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及生更

發深旨顯暢新異講學之匠咸共憲章其所
述維摩法華涅槃小品諸經義疏世皆寶焉
佛念法師傳第五

竺佛念涼州人也弱年出家志業堅清外和
內朗有通敏之鑒諷習衆經粗涉外學其倉
雅詰訓尤所明練少好遊方備貫風俗家世
西河洞曉方語華戎音義莫不兼解故義學
之譽雖闕而洽聞之聲甚著符堅僞建元之
中外國沙門僧伽跋澄及曇摩難提入長安
堅秘書郎趙政請跋澄出婆須蜜經胡本當
時名德莫能傳譯衆咸推念於是澄執梵文
念譯胡語質斷疑義音字方明曇摩難提又

出王子法益壞目因緣經念爲宣譯并作經
序至建元二十年政復請曇摩難提出增一
阿鎡及中阿鎡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
念爲譯敷析研覈二載乃訖二鎡光顯念之
力也至姚興弳始之初經學甚盛念續出菩
薩瓔珞十住斷結及出曜胎經中陰經於符
姚二代爲譯人之宗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
於念關中僧衆咸共嘉焉後卒於長安遠近
白黑莫不歎惜

法顯法師傳第六

釋法顯本姓龔平陽武陽人也顯有三兄並
齧齷而亡其父懼禍及之三歲便度爲沙彌

居家篤數年病欲死因送還寺信宿便差不復肯歸母欲見之不能得爲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頌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旣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爲君憂故相語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潔儀軌整肅常慨

經律殫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
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度沙河
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
視日以准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
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
至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
山路艱危壁立千刃昔有人鑿石通路傍施
梯道凡度七百餘梯又躡懸絙過河數十餘
處仍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
前語顯云吾其死矣卿可時去勿得俱殞言
絕而卒顯撫之號泣曰本畧不果命也奈何復
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至

北天竺未至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暮
仍停明旦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
艱嶮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
遠涉數萬誓到靈鷲寧可使積年之誠既至
而廢耶雖有嶮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
兩僧送之顯既至山中日將曛夕遂欲停宿
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
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
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
乃佞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汝
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使退去師
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深榛木荒梗

禽獸交橫正有一逕通行而已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麁素而神氣俊遠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須臾進前逢一年少道人顯問向逢一老道人是誰耶荅曰頭陀弟子大迦葉也顯方惋慨良久既至山前有一大石橫塞室口遂不得入顯乃流涕致敬而去又至迦施國精舍裏有白耳龍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日龍輒化作一小虵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盃盛酪置於其中從上坐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年輒一出顯亦親見此龍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巴連

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
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經方等涅槃
等經顯留三年學胡書胡語躬自書寫於是
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
留或亡願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玉像前見
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淒然下淚
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阿含雜阿含及雜
藏本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船還東船
有二百許人值大暴風船壞水入衆人惶怖
即取雜物棄之顯恐商人棄其經像唯一心
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大風晝夜十三
日吹舶至島下治舶竟前時陰雨晦冥不知

何之唯任風而已若值伏石及賊萬無一全
行九十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日復隨他商
侶東趣廣州舉帆月餘日中夜忽遇大風舉
舶震懼衆共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
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欲推棄之法顯
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
我不尔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
彼告王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僂俛而止
旣水盡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
依然知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小船入浦
尋村遇獗者二人顯問此何地耶獗人曰是
青州長廣群牢山南岸獗人還以告太守李

嶷嶷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
經像隨還頃之欲南歸時刺史請留過冬顯
曰貧道投身於不返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
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
跋陀羅於道場寺譯出六卷涅槃摩訶僧祇
律方等涅槃經經雜阿毗曇心未及譯者
乘有百萬言顯既出大涅槃經流布教化咸
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楊都朱雀門
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
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
唯涅槃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異楊
州共傳咸稱神妙後到荊州卒于新寺春秋

八十有二衆咸慟惜其所聞見風俗別有傳記
智嚴法師傳第七

釋智嚴不知何許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勤著
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志欲廣永經法遂周
流西域進到罽賓遇禪師佛馱跋陀羅志欲
傳法中國乃竭誠要請跋陀嘉其懇至遂共

東行於是踰涉雪山寒苦嶮絕斲氷茹木類
於危殆綿歷數載方達關中常依隨跋陀止
於長安大寺頃者跋陀橫為秦僧所擯嚴與
西來徒衆並分散出關仍憩山東精舍坐禪
誦經力精修學晉義熙十二年宋武帝西伐
長安剋捷旋旆塗出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

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志三僧各坐
繩床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於是彈拍三
人開眼俄而還閉不與交言恢心敬其竒訪
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積年未嘗出山恢
即啓宋武延請還都莫肯行者屢請旣至二
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備還都即
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避囂塵恢乃於東郊
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寺也嚴前還於西域
得胡本衆經未及譯寫到宋元嘉四年乃共
沙門寶雲譯出普耀廣博嚴淨及四天王凡
三部經在寺不受別請遠近道俗敬而服之
其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

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諸明達值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諮彌勒彌勒答稱得戒嚴大喜躍於是步歸行至罽賓無疾而卒時年七十八外國之法得道僧無常與凡僧別塋一處嚴雖苦行絕倫而時衆未判其得道信否欲塋凡僧之墓抗舉嚴喪永不肯起又益人衆不動如初衆咸驚恠試改向得道墓所於是四人輿之行駛如風遂得窆塋後嚴弟子智羽智達智遠從西域還報此消息訖俱還外國

寶雲法師傳第八

釋寶雲未詳其氏族傳云涼州人也弱年出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直方純素為名而來法懇惻忘身徇道誓欲躬覩靈跡廣尋群經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勤苦艱危不以為難遂歷于闐天竺諸國備覩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跡多所瞻禮雲在外域遍學胡書天竺諸國音字詁訓悉皆貫練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馱跋陀羅受業修道禪門孜孜不怠俄而禪師擯為秦僧所擯徒眾悉同其咎雲亦奔

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擯事共歸揚州安止
道場寺僧衆以雲志力堅猛弘道絕域莫不
披衿諮問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
諸經多雲所譯常手執胡本口宣晉語華戎
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關中
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符姚二世顯出衆
經江左練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
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
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所行讚經
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惡
禮事供養十室而八九頃之道場慧觀臨卒
請雲還都揔理寺住雲不得已而還居歲餘

復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卒春秋七十餘其所造外國別有記傳徵士豫章雷次宗爲其傳序

智猛法師傳第九

釋智猛雍州京兆郡新豐縣人也稟性端明礪行清白少襲法服修業專至諷誦之聲以夜續晝每見外國道人說釋迦遺跡又聞方等衆經布在西域常慨然有感馳心遐外以爲萬里咫尺千載可追也遂以僞秦弘始六年戊辰之歲招結同志沙門十有五人發跡長安渡河順谷三十六渡至涼州城旣而西出陽關入流沙二千餘里地無水草路絕行人

冬則嚴厲夏則障赤人死聚骨以標行路驍
馳負粮理極辛阻遂歷鄯鄯龜茲于闐諸國
備觀風俗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登葱嶺
而同侶九人退還猛遂與餘伴進行千七百
餘里至波淪國三度雪山冰崖皓然百千餘
刃飛組爲橋乘虛而過窺不見底仰不見天
寒氣慘酷影戰竟慄漢之張騫甘英所不至
也復南行千里至罽賓國再渡辛頭河雪山
壁立轉甚於前下多瘴氣惡鬼斷路行者多
死猛誠心冥徹履險能濟旣至罽賓城恒有
五百羅漢住此國中而常往反阿耨達池有
大德羅漢見猛至止歡喜讚歎猛諮問方土

爲說四天子事具在其傳猛先於竒沙國見
佛文石唾盂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
際盡然猛花香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
輕能重旣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
覺重其道心所應如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
至迦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
跡炳然具在又覩涇涇堅固之林降魔菩提
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寶蓋大衣
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
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城是阿育王舊都有
大智婆羅門名羅閱宗舉族弘法王所欽重
造純銀塔高三丈沙門法顯先於其家已得

六卷泥洹及見猛問云秦地有大乘學不卷
曰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
薩往化耶猛就其家得泥洹胡本一部又尋
得摩訶僧祇律一部及餘經胡本誓願流通
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四僧於路
無常唯猛與曇纂俱還於涼州譯出泥洹本
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
七日於鍾山定林寺造傳猛以元嘉末卒
法勇法師傳第十

釋法勇者胡言曇無竭本姓李氏幽州黃龍
國人也幼為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諷經為師
僧所敬異嘗聞沙門法顯寶雲諸僧躬踐佛

國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之元招集
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二十有五人共賣
幡蓋供養之具發跡北土遠適西方初至河
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
龜茲沙勒諸國前登葱嶺雪山棧路險惡驢
駝不通增冰峩峩絕無草木山多瘴氣下有
大江浚急如箭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為橋
相去五里十人一過到彼岸已舉烟為幟後
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進若久不見烟則
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葱嶺三日方過復
上雪山懸崖壁立無安足處石壁皆有故弋
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弋先拔下弋手攀上

弋展轉相代三日方過乃到平地相待料檢
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
餘學胡書竟便解胡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
梵文一部無竭同行沙門餘十三人西行到
新頭那提河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月氏國
禮拜佛肉髻骨及覩自沸水舩後至檀特山
南石留寺住僧三百人雜三乘學無竭便停
此寺受具足戒天竺沙門佛陀多羅此云佛
救彼方衆僧云其已得道果無竭請為和上
漢沙門志定為阿闍梨於寺夏坐三月日復
北行至中天竺曠絕之處常賣石蜜為糧其
同侶八人路亡五人俱行屢經危棘無竭所

賈觀世音經常專心繫念進涉舍衛國中野
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
中出象驚怖奔走後渡恒河復值野牛一群
嗚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
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害其誠心所感在
嶮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
廣州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
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三藏記集傳下卷第十五

筵

辟命

上必

反築

竹音

俊

下魚

反干

戈

下古

反雅

操

下七

到反孺而注憾胡感蕃音煩讒構上助感反汧反

牽音忤誤音惋恨貫上烏峻嶺極下音尸交反古候反若反

愁音康音懼音鄴音疇音甄音暨音其音器音

法汰太下音旱蝗皇下音根正作樟檢未馬窳下音

俅反斛反胡谷鑿齒昨上音餉反詩尚枚梅音郄郄上音丘反

之下反丑衷中音樊汚下音緬煩慄然上音錦反力反鼻腐下音

巡狩獸下音鑿駕反上盧官傳檄的下胡隕反于敏滑

玄八賈反古馬珪璋圭章令狐靈二音胡投簪下側反

葺宇入上七瀑布木上蒲壑呼各龕室上音苦晒暖反

丙愛眇茫小反免侔年萃才遂績反子亦肯命上息

余嶠渠要彙謂瓊柯下音謚音鏤音短綆下音

猛聘反正併確乎角上反口駁必角廬阜下音婦反加

探蹟上土蹟下助合反躋反躋子喟然謂上籠罩下竹

迕音塵尾主上音反机反居矣駭上胡反痃音霍流上烏

瓜反彭亨下上步庚反反龔音齧上昌反沙礫下音反躡音刈稻上

上魚吹反許庚反反龔音齧上昌反沙礫下音反躡音刈稻上

下音道反舛闕軟反昌反鬼愚回沙礫下音反躡音刈稻上

夕上許反舐屑只上神反榛木巾上反助荒梗下猛反加反緹經

上線狼狽二郎貝音偶俛上米忍反藜藿上零仵

郭疑魚力煨燼上烏回反斲音卓正茹而庶

憩丘例剋捷下才反旋旆下蒲恢反若同踞塵許

嬌枳園上音窆墓上彼徇詞問詰訓古上音咫

尺上音鄣芥下正作赫驍馳上音託鄣善音燥

酷下若篤反張駕下去紫紺下音棧助板袋

急

上

及思

脇

及許

業

為

識

下

尺

及

弋

音

翼

正作

我



